



子略卷一

黃帝陰符經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
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
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日月星
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
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耶在乎三
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
潰知之脩練謂之聖人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
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
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



似孫

續古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
天下莫不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
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
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則廉天之
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
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
物文理哲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
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至靜之道律呂所
不能契愛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
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陰符經

陰符經注

太公等注七家卷十

李靖注一卷

袁淑真注一卷

黃居真注一卷

任照一注一卷

杜光庭注一卷

李靖陰符機一卷

陰符正義一卷

李筌妙義一卷

陰符元談一卷

陰符十德經一卷

七家注一卷

張杲注一卷

蕭真宰注一卷

沈亞夫注一卷

蹇昌辰注

陸佃注一卷

陰符太無傳一卷

陰符要義一卷

陰符辨命論一卷

陰符經一卷

陰符經疏一卷

陰符經頌元一卷大

陰符經為一卷無

陰符頌三卷張

陰符元義張魯一卷唐

陰符丹經一卷防

陰符丹經一卷驥

陰符序李一卷

陰符經訣一卷

陰符經序一卷

陰符五賊義一卷

陰符小解一卷

陰符天機經一卷

陰符解題一卷

陰符丹經解一卷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

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言備識天地意獻詞犯乾坤
何事不隱德降靈生軒轅口銜造化斧鑿破機關
五賊忽迸逸萬物爭崩奔虛施神仙要莫救華池源
但學戰勝術相高甲兵屯龍蛇競起陸鬪血浮中原

成湯與周武反覆更為尊下及秦漢得瀆弄兵亦煩
姦強自休據仁弱無枝蹲狂喉恣吞噬逆翼爭飛翻
家家伺天發不肯匡淫昏生民墜塗炭此屋為冤魂
祗為謹此書大樸難久存微臣與軒轅亦是萬世孫
未能窮意義豈敢求瑕痕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渾
身外更何事眼前徒自喧黃河但東注不見歸崑崙
晝短苦夜求勸若傾一樽

皮日休讀陰符經詩

三百八十言出自伊祁氏上以生神仙次云立仁義
玄機一以發五賊紛然起結為日月精融作天地髓
不測似陰陽難名若神鬼得之昇高天失之沈厚地

具茨雲木老大塊煙霞委自顛頊以降賊爲聖人軌
堯乃一庶人得之賊帝摯摯見其德尊脫身授其位
舜惟一鰥民冗冗作什器得之賊帝堯曰丁作天子
禹本刑人後以功繼其嗣得之賊帝舜用以平降水
自禹及文武天機惓然施姬公樹其綱賊之爲聖智
聲詩川競大禮樂山爭峙爰從幽厲餘宸極若孩稚
九伯真大彘諸侯實虎兇五星合其耀白日下闕里
由是生聖人於焉當亂紀黃帝之五賊拾之若青紫
高揮春秋筆不可刊一字賊子虐甚所姦臣痛於蠶
至今千餘年蚩蚩受其賜時代更復改刑政崩且侈
余將賊其道所動多訛毀叔孫與臧倉賢聖多如此
如何黃帝機吾得多坎躓

陰符經

似孫曰軒轅氏鑿天之奧洩神之謀著書曰陰符雖
與八卦相表裏而其辭其旨涉乎幾入乎深唯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通天下之贖唯神也
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軒轅氏皆有得於此者堯舜
禹以徠皆精一危微行所無事之時陰符之學無所
著見豈非行之於心仁於天下者乎湯武有誓韜匱
有兵八陣有圖遂皆用此以神其武而况有風后握
竒一書又爲之經緯乎此黃帝心法而後世以爲兵
法者是以此書見之兵家者流殆未曾讀陰符矣嗚
呼若符之學一乎兵則黃帝之所以神其兵者豈必
皆出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故通其變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為陰符之機矣其
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又出於義畫之表人固有
五賊特莫之見耳若能見之何止乎昌耶夫子曰老
而不死之謂賊此之謂也皮日休之言奇矣皮日休
和陸龜蒙讀陰符詩有曰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
皮氏所見亦今本耳

風后握奇經

馬隆本作握機叙云風后軒轅臣也握者機
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者機
人稱諸子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
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
行簡有公孫弘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
之於平樂館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令本
字行四

八陣四為正四為奇

舊注奇讀如宇後人說天地風
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公

孫弘曰非風后所傳法其既不用餘奇為握奇舊注
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法其既不用餘奇為握奇舊注
如奇耦之奇解云說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
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
握之以應赴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圓
八陣之應處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圓
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雲有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
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
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
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
驚其左或驚其右作驚一聽音望麾以出四奇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
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
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
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三戰皆逐

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

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持

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陣法依此今傳項砥

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

天或圓而不動圓一砮砮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望

之屬是也風象二下有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其

天衝其其次地衝其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

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其次天其地兩

地為比是也或曰張弘曰布擊破敵功圍不定其形故

有動靜二義皆雜出經文弘曰縱布天一兩字而縱字上

一作龍象龍象龍二天二次之作兩天縱布地四次於天

後次之作縱布四地地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無

地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地無一二句居其右

後衝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動也四宇有比無

虛實此微有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布

於其明哲不復備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意多憑口訣

以相傳授予今於難解之處變通由人以為經文本誤

部隊下孫氏稱與陣圖如此變通字發明之耳一誤

也按公孫氏稱與陣圖如此變通字發明之耳一誤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革音五

馬為下也部以之於下虛五後宇地後

本翔以按隊相明其與實字衝天地次

尚鳥為公孫氏稱與陣圖如此變通字發明之耳一誤

如之下今與天有衝止觸類而長列于續圖雲

此下今與天有衝止觸類而長列于續圖雲

金音五

- 一持兵
- 二結陣
- 三行
- 四趨走
- 五急鬪

魔法五

- 一緩鬪
- 二止鬪
- 三退
- 四背
- 五急背背趨一本

旗法八

- 一玄
- 二黃
- 三白
- 四青一作赤
- 五赤一作青
- 一天玄
- 二地黃
- 三風赤
- 四雲白
- 五天前上玄下赤

陣勢八

- 六夫後上玄下白
- 七地前上玄下青一作赤
- 八地後上黃下赤一作青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蛇蟠

- 二革二金為天
- 二革三金為風
- 四革三金為龍
- 四革五金為鳥

- 三革三金為地
- 二革二金為雲
- 三革四金為虎
- 五革四金為蛇舊注此

之用制鼓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
雲在龍為兼鳥在虎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
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一作西加四角音者全師
進西南一作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鞞音不止者行
伍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

合作二隊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為虎翼天地後衝為飛龍風為蛇蟠

雲為翔鳥

馬隆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
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匹陳讚

動則為奇靜則為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
佚輪轍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陳之主
為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
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蛇其意漸玄風能鼓動萬物驚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讚鮪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正形所以附天地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為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曾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鷲鳥擊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為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與虎為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奇兵讚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人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為之百戰不昧

合而為一離而為八

合而為一平川如城散而為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為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陳趨地斷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鞞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奔乍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鞞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末收麾者指揮

兵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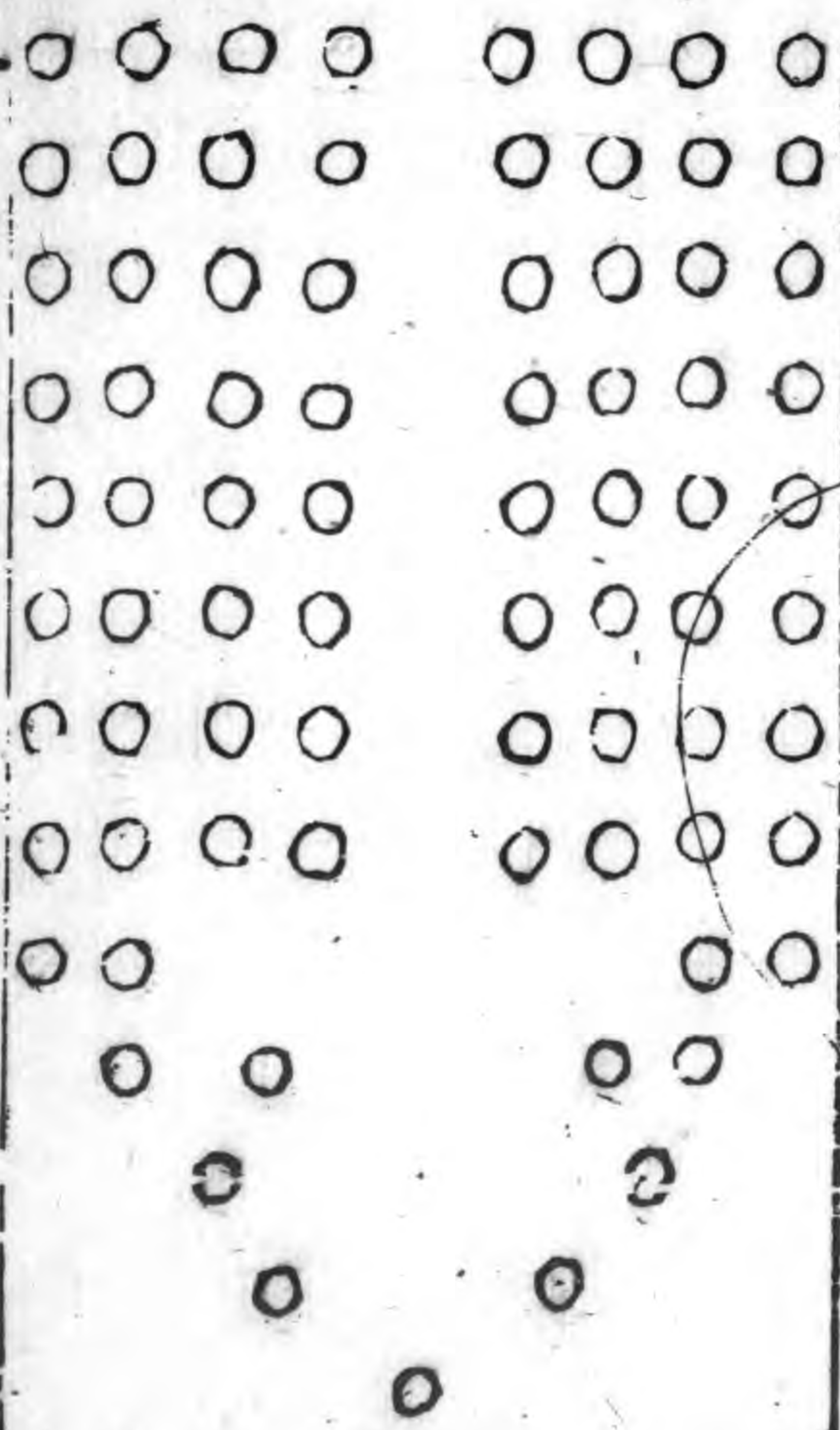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為利物禁暴隨時禁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為將夕陽乾乾舊闕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四字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為陳動則為賊後賢審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一作

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為六十四陣

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
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十九有六奇正相錯變
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
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入陣
焉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化所能盡也
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斂氣以作兵
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
所以定位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次
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
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
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
四奇皆出圖成鑄如帝用經畧此逐德嚮南平蚩尤

武侯八陣圖附

遺風宜宜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
九江孝武得之懷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
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
機贖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為項黥武
帝得之未之思歟



似孫曰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八陣圖其一圖在
沔陽高平故壘酈道元水經以爲傾而難識矣其一
圖在新都八陣鄉峙土爲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
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
百有三十其一圖在魚復者隨江布勢頃石爲規前
障壁門後倚郤月縱八橫八魁容二丈內面偃月九
六鱗差江自岷來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以敵其
雄也徒華變滄不足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轟載捲
知幾何年曾不一仄是非天所愛神所徵者歟昔者
風后以陣法佐黃帝戮蚩尤若變與神蓋出於握竒
經者也所謂經者本乎先天蹟乎八卦錯以九疇非
武侯窺其幾洩其用四頭八尾脉落聯因隊相容隨
形可首雖曰竒正迭變未有不出於正者故曰黃帝
之師百戰百勝者此其得之桓温固嘗驚嘆以爲常
山蛇杜甫又切感嗟稱其石不轉武侯之心則二子
所未深知也惟王通氏以爲亮而無死禮樂可興吁
知武侯者通乎昔者先王處民以井寄兵於民熟之
以禮容用之以節制是誠不陣而可以服人兵者使
武侯昌諸用勒諸功甘誓牧誓可也天不壽漢圖石
如泣悲夫武侯又有將苑一卷十六策一卷

鬻子

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文王曰
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武逐麇臣已老矣若使
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爲師今觀其書

則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
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決矣
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
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鷲鳥將擊卑飛翮翼武狼將
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啓文王者
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略淆雜若
大誥洛誥之所以爲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輯者乎
太公又曰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
藝文志叙鬻鬻子名能著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
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鬻能此語亦佳因錄
之末微中逢行珪爲之序曰漢志所載六篇此本凡
十四篇予家所傳乃篇十有二

太公金匱六韜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
清明鄭康成稱其天期已至兵甲之疆師率之武故
今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
至于商郊牧野與詩合也武王之問太公曰何以知
人心王時寢疾太公負而起之曰行迫矣勉之武王
乃駕鷲鳥之車周旦爲之御至于孟津太黃參連弩
大才扶冒車戰具飛鳧鮪電影鏑莖赤羽也
書則爲星方頭鐵鎚重六斤一行馬廣二丈渡溝飛
橋開鹿盧轉鷹爪方凶鐵把柄長天陣一月斗杓一
仰一背此地陣右前後之利左人陣車馬積楹臨衡
具雲梯飛樓中視也武衡大櫓所禦雲火萬炬具吹鳴

籟審此則康成所曰兵甲之疆師率之武為可攷歟亦詩所謂檀車煌煌駟騶彭彭者也又攷諸武王曰殷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武王又曰諸侯已至士民何如太公曰大道無親何急於元士武王又曰民吏未安賢者未親何如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其言若有合於書者詩之上章曰保右命爾燮伐大商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之謂歟

孔叢子

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出于雜家而又益以連叢其獨治篇稱孔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盂者其事雜也漢書注又以孔甲為黃帝之中史或夏帝時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記

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叙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是為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三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據若此好古之癖每有悅乎異帙竒篇及觀其辭攷其事則往往差謬而同異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皆苟簡於一時而增疑於來世也故為學者舍六經何師焉

曾子

曾子者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
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
自修身至于天圓已見於大戴禮篇爲四十九爲五
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
以爲之者歟劉中壘父子秦漢七略已不能致辨於
斯况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言有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
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
且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
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質者吾自三省吾身何
其辭費耶予讀先太史史記注七十二弟子傳參字
子輿晉灼讀音如宋昌驂乘之參因併及之

魯仲連子

仲連生戰國間可謂大不幸者矣有其材即無其時
有其時無其事業此志士之所共嗟也若其辭氣雋
放個儻磊落琅琅乎誓誥之風遺燕將一書有曰智
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以滅名忠臣不先身
而後君辭旨激亮隱然出乎戰國之表其義高矣史
記傳仲連言其莫肯干仕嗚呼當是時士掉三寸舌
得意天下一言捭闔取富貴如拾芥往往挾詐尚謀
揉輜於名利之場如恐不及仲連智謀辯勇非儀秦
髡衍輩可伍因事抗議切中事機排難解紛迎刃而
破心畏爵賞如逝鴻避戈連之意沉冥斯世久矣使
連可縻不過相齊耳天下諸侯方足惴惴將一子

秦亦豈一齊所可亡秦者逃歸海上瞭焉著龜茲其
所以大過人與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晏子春秋

孔子刪詩而魯頌居周商之中孔子定書而費誓秦
誓在周書之後下僭上臣逼君禮義銷微制度掃地
聖人無所施其正救而猶惓惓於詩書至於世日益
亂分日益陵三綱五常斷喪乖紊天地之變有不可
勝言者而春秋作矣春秋所書莫大於齊晉之霸齊
晉之霸莫雄於管仲之謀周室法度爲之蕩然其爲
術至慘也至無道也其遺患天下後世者仲也三歸
反玷仲於禮也何有以此謀國國安得正而况背義
違禮桓公唯甚君臣之際不亦陋乎不特是也自太

公疆于齊至于宣公蓋二十三傳矣而弑死十有一
嗚呼何其甚亂也獻公殺其兄襄公淫其妹懿公宣
公皆以淫惡而見弑當是時禮亡義隳豈復知有君
臣上下之分哉在景公時齊之爲齊趨於弱入於危
矣公燕群臣請無爲禮是何其言之謬法之蕩也晏
子蹴然進曰君言過矣群臣固欲君之棄禮也力強
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殺其君而禮不使也戰國之
汚有臣如此亦庶幾焉然而田氏之宗世世齊政賣
恩斂惠以懷其民民亦忘齊而歸田氏禮之素蕩義
之素隳魚爛冰銷有不可禦誦晏子之語究晏子之
心豈不哀哉孟子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

子略卷一

子略卷二

老子注

高氏

似孫

續古

河上丈人戰國時人

河上公漢文帝時人

母丘望之漢長陵三老又章句二卷

嚴遵漢處士又指歸十卷

王弼又老子指

鍾會

羊祜又解有

蜀才

孫登晉尚書郎

汪尚晉江州刺史

劉仲融

袁真晉中郎將

張馮

曹道冲

盧景裕

陶弘景

陳臯

鍾植

李允愿

惠琳僧

鳩摩羅休

程韶集注

張道相道家注

偃松子

李榮道士

傅奕

吳善經又小解

顧歡義疏一卷又

韋處元義疏四卷

趙志堅義疏四卷

陳嗣古

惠嚴僧

義盈僧

任真子集注

梁曠品四道經

李納

辟閭仁諤

楊上善

李君愚

孟智周義疏五卷

戴詵義疏九卷

王顧義疏四卷

江徵義疏十卷

梁武帝講疏四卷

王肅新記二卷

李元英義疏七卷

劉遺民一元卷

陸希聲傳道四卷

賈大隱義疏十卷

陸修靜道經一卷

崔少元老子心卷

何晏道德二論又

何平叔晏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

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

賈青夷義疏四卷

何晏道德問二卷

葛洪二序卷

韓莊二元卷

扶少明經道二卷

杜光庭廣聖義十卷

元景先生簡要義卷

陳景先道二卷

賈善翊傳三卷

二論又晏注老子未畢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
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喏喏遂不復注因作二論文
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
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
如晏自然出拔過之又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裴徽論老子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
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
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
其所不足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
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
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

老子

卦始於犧重於文王成於孔子天人之道極矣究人
事之始終合天地之運動吉凶悔吝禍福興衰存陰
陽之妙迭爲銷復有無相乘盈虛相盪此天地之用
聖人之功也易有憂患此之云乎書紀事詩攷俗春
秋以明道禮樂以稽政徃徃因其行事書以記之者
也易之作極聖人之蘊奧而天下無遺思矣老子之
學於道深矣反覆其辭鈎研其旨其造辭立用特欲
出於天地範圍之表而道前古聖人之所未道者然
而不出於有無相乘盈虛相盪之中所謂道者蓋犧
皇之所繫周孔之所貫豈復有所增損哉六經之孝
立經垂訓綱紀萬世老氏用心又將有得於六經之
外非不欲返世真淳挈民清淨然善用之者蓋可爲

黃昊為唐虞其不善用之則兩晉齊梁之弊有不可
勝言者此非言者之過也世之言老氏者往往以為
其道出於虛無恬漠非道之實而病之其又偏矣太
史公所謂尊孔氏者則黜老子尊老子者則黜孔氏
柳宗元獨曰老子孔子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何斯
言之審且安也揚雄氏太玄則曰孔子文足者也老
君玄足者也淵乎斯言

莊子法

向秀 二十卷

司馬彪 十六卷

郭象 十卷

李贖 晉三卷

崔譔 十卷

楊上善 十卷

盧藏用 十二卷

文如海 道十卷

成元英 道義疏十三卷又

張昭 十卷

李贖

王元吉 集解二卷

梁簡文帝 講疏三卷

張機 講疏二卷

李叔之 義疏三卷

戴詵 義疏八卷

王穆 義疏十卷

周宏正 講疏八卷

陸德明 文義句二十卷

馬廓 古本正義十卷

梁曠 南華論三卷

李充 論二卷

張隱 居指要三篇

張游朝 南華岡象十卷

賈參寥 通真論三卷

碧虛子 南華總章二卷

元載 南華通微十卷

向秀莊子解義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

爲解義妙析竒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
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告康安讀書二舍不
嗤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後以周子康曰
復勝否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隱莊之絕倫也
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卒若隱無注述唯好
傳或言秀遊託賢蕭屑卒歲都無賢論云秀爲
聊隱崔譔無不玄起然若己出塵埃而窺絕真
義讀之表有神德所玄能遺天自外振拔之情矣
動聽競之人顧觀所皆恨然自外振拔之情矣
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
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雋才河南人少象字理
道好學亞志老莊時人咸以爲見秀義不傳於世
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
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字而已注最清辭道旨莊子後
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支道林莊子逍遙義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
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
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
樂人歷太常護軍將軍
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
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大向郭九尺道義起偷夫
枋小大雖有各待其性苟當其後分道遙耳聖人與物
芸芸同資有得無待而常通矣支氏道又從
真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矣支氏道又從
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道又從
論曰夫道遙者明至人曠之心也適於生體外言大道而
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生體外言大道而
而笑遠物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我得玄感無窮
於放浪物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我得玄感無窮
不疾而速則道於所靡不適此有所以爲道也若夫
欲富其足則道於所靡不適此有所以爲道也若夫
渴者一盈豈忘於適乎此糧絕郭爵注醴未盡
苟非至足豈忘於適乎此糧絕郭爵注醴未盡

晉人好言老莊

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靜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繳惑以失真而自以為誠者也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嘆曰使我解

四本談不翅爾周祇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帝紀曰仲

能靜思理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晉陽秋曰庾敬字子嵩穎川人侍中峻第子

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刺史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顧謂諸人今

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

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

父一篇辭之曰孔子遊乎絃歌鼓琴之林未半有漁

者而下船而來須眉交白持頤以聽曲而招子

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而招子

貢子曰路曰服忠信何仁義節禮樂選人倫氏何治

矣所治也曰免其身上之君歟而求問之遂曰

病子誠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適支道林先通作

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竒拔眾咸稱善於是

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

才峯秀逸文辭志曰安神情既自難干加意氣
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
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

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椽世謂

三語椽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

郭子玄有雋才能言老莊度數嘗稱之每曰郭子玄

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

一府敬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

之意都已盡矣其代理推心皆此類也

道德三千言辭絜旨謚澹然六經之外其用則易也

莊周則不然浚滌沉潛若老於玄者而泓峥蕭瑟乃

欲超遙於老氏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倜儻峻拔

無一毫蹈襲沁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迤

演如長江長河衮衮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

號澎湃汹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搏率以荒恠詭誕狂

肆虛眇不近人情之說瞽亂而自呼至於法度森嚴

文辭雋健自作瓌新亦一代之奇才乎戰國多奇士

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之辯獨善其身者也

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

士至於無所用其才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

不亦慙慙乎方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

斬然一律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

忌以放乎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

不可免於中若其言託孔子以自致其過者二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押聖侮道茲爲亦甚矣學者知之乎

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異固以爲誕然觀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開尹之徒以及於

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竺乾之師問于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爲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文子

柳子厚以文子徐靈府注十二卷李白進訓注十二卷天寶中以文子爲通玄真經子爲老子弟子其辭指皆本之老子其傳曰老子弟子雖其辭指柳子厚以爲時有若可取蓋駁書也凡孟子數家皆入剽竊

文詞又牙相抵而不合人其損益之歟或聚斂以成其書歟乃爲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文子之一蘊也

子略卷二

聖